

袁良骏 著

香港小說流派史

袁良骏 著

# 香港小說流派史

任繼愈署簽

福建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香港小说流派史/袁良骏著.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1

ISBN 978-7-211-05502-9

I. 香… II. 袁… III. 小说—文学流派—研究—香港 IV. 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40883 号

香港小说流派史

XIANGGANG XIAOSHUO LIUPAISHI

作    者：袁良骏

责任编辑：汤伏祥

出版发行：福建人民出版社       电    话：0591-87533169（发行部）

网    址：<http://www.fjpph.com> 电子邮箱：211@fjpph.com

地    址：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政编码：350001

印    刷：福州彩虹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地    址：福州东水路 55 号       邮政编码：350001

开    本：730mm×990mm 1/16

印    张：19.25

插    页：2

字    数：337 千字

版    次：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2000

书    号：ISBN 978-7-211-05502-9

定    价：30.00 元

---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 序

刘以鬯

史书有好有坏。

好的史书，记录实情，能够重现历史面目；坏的史书，真伪不分，将历史变成哈哈镜中的怪现象。

写史，必须到“过去”里寻找历史足迹，找得到，详察审辨，使所记所述能够符合事实；找不到或者找到后不加审察，所记所述，难免以黑为白、以非为是。所以，寻找历史足迹是史学家非做不可的工作。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的某些历史准确度，没有亨力克·许列曼的挖掘，无从确定。

史诗与历史的观念内容并不相同。史诗有历史真实，也有虚构成分。历史必须真实，不可凭空捏造。情形类似的，是小说与小说史。小说在英文中是FICTION，源自拉丁文FINGO，与“虚构”同义；但小说史必须记载事实，绝对不可瞎猜乱估。

这一点，袁良骏有透彻的理会。1994年年初，他从香港中文大学到香港文学杂志社来找我，先谈关于编写《香港小说流派史》的计划；然后将刚写成的《〈英华青年〉与香港新小说的萌芽》交给我看。我看后，觉得此文很有价值，建议先在《香港文学》（月刊）发表。

长期以来，关心香港文学发展历程的人根据“香港新文坛的第一燕”这句话，以为《伴侣》问世之前，香港并无新文学。

其实，《伴侣》问世之前，香港也有新文学。侣伦在《香港新文化滋长期琐忆》中就指出过：1927年前后，香港报纸已有新文艺副刊。

问题是：那一时期的香港，除了报纸副刊外，有没有新文艺杂志单行本？

几年前，我在湾仔一家旧书铺购得一本书，书名《仙宫》，出版于1927年11月15日，比《伴侣》早几个月。虽然属于“广州文学会丛书”，却由香港受匡出版部出版，有诗，有小说，都是新文艺作品，全部横排，内容较后来的《伴侣》更新。读了这本书，我终于看到了一些以前未曾见过的香港文学足迹。为了引起研究者的注意，我写过一篇题名《读〈仙宫〉》的短文，发表于1992

年 11 月 1 日出版的《文汇报·文艺》，希望有人肯做进一步的挖掘，搜寻更多依据。《伴侣》在香港文学史的重要性固然不容抹杀，《伴侣》前的香港文学也需要有人对准焦点仔细看看。

袁良骏挖出《英华青年》季刊，是重要的发现，揭示了香港文学的历史进程，为研究者提供有用的材料。此书出版于 1924 年 7 月 1 日，比《仙宫》早 3 年多，所刊 5 篇白话小说，远较《小说星期刊》发表的白话小说好，尤其是邓杰超的《父亲之赐》，内容反封建，文体形式也有明显的改进。

不同历史时期，作家对文学所具的重要性有不同的观念。邓杰超的《父亲之赐》，显然“因为五四风潮”，为适应历史要求而写的小说，证明香港文学并不是“没有受五四文化的直接影响”的。袁良骏挖出的《英华青年》，不但纠正了部分学者对早期香港文学的错误看法；而且为研究者奠定探本溯源的基础，从而对不同时期香港文学进行推究，精确反映香港小说复杂的历史行程。

说香港小说的历史行程复杂，主要因为香港是一个商业社会，市场充满文字商品，使研究者在探讨时不易分清小说所具的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因此，细读袁良骏寄给我的《香港小说流派史》目录后，我不得不承认将雅俗两种小说合在一起讨论，会更清楚呈现香港小说所具的文学性质。事实上，写《中国文学史》与《中国俗文学史》的郑振铎在 20 世纪 30 年代曾强调“正统文学的发展与‘俗文学’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既然如此，编写《香港小说流派史》时，只要对文学价值的复杂性能够按事理解释，不包括黄色小说、低劣小说、廉价小说和供人消遣的小说，即使将雅俗小说合在一起探讨，也不成问题。季羨林在《雅俗文化书系·总序》中就有这样的意见：“俗文学和流行的音乐与歌唱中确实有一些内容不健康的东西。但是其中也确实有一些能对读者和听众提供美的享受的东西，不能一笔抹煞（杀），一棍子打死。”

香港小说的曲折历程一直不受重视，治学严谨的袁良骏花许多精力和时间去搜集、审查、爬梳香港小说，按照“史有实据”的原则进行研究与总结，写成《香港小说流派史》，有详尽的论述，有入微的剖析，有正确的视点，有独到的见解，是一本好的史书。

\* 刘以鬯，原名刘同绎，生于 1918 年，浙江镇海人，1948 年赴港，代表作有长篇小说《酒徒》、中篇小说《对倒》、短篇小说《天堂与地狱》等。他先后主编《香港时报·副刊》、《星岛周报·副刊》、《西点》、《香港文学》等多种文学报刊，现为香港作家联会主席。

# 绪论 香港小说的风格与流派

20世纪下半叶，香港小说迅猛发展，风格多样，流派纷呈。

1. 写实派，即现实主义派。坚持文艺反映社会生活的原则，准确地观察生活，生动地描写生活，细致地刻画人物，努力反映人生百态，努力绘制社会画卷，除侣伦、黄谷柳、舒巷城、海辛、廖一原等老一代“乡土作家”外，以陶然、东瑞、白洛、颜纯钧、温绍贤、巴桐、陈娟、汉闻、王璞等为代表的新移民作家，以及王敬羲等来自台湾的作家，基本上属于此派。

2. 浪漫派，即理想派。立足现实而不拘泥现实，喜欢驰骋想象，“心骛八极，精游万仞”、构筑心灵现实、映象现实。内地来港的“二徐”（徐𬣙、徐速）可为代表。徐𬣙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成名作《鬼恋》、《风萧萧》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浪漫主义的代表作，抵港后的《彼岸》、《江湖行》、《鸟叫》、《笔名》、《炉火》、《传统》等亦属浪漫主义作品。徐速的成名作《星星·月亮·太阳》以及《樱子姑娘》、《疑团》、《猴戏》、《杀妻记》、《传令兵》、《浪淘沙》等亦均属此类。

文学研究会十二个发起人之一的许地山，其小说一直有浓郁的浪漫主义气息。抵港后虽只留下两篇小说（《铁鱼的鳃》和《玉官》），但浪漫主义风采依旧。其中《铁鱼的鳃》可算是科幻作品，无论是“铁鱼的鳃”（即潜艇救生艇）的构想还是主人公憨雷（兵器专家）的塑造，其浪漫主义色彩皆十分明显。

以南宫搏、齐桓、高旅、项庄、石人等为代表的一些历史小说，如《押不卢花》、《凿空三万里》、《杜秋娘》、《成吉思汗》等，也都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新一代作家中，李碧华则比较突出。

由台湾来香港的女作家蒋芸的中篇《人填歌·歌填人》，心猿写香港回归的长篇《狂城乱马》，写实派张君默的“异象系列”等，亦皆浪漫主义之作。

3. 现代派。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文艺新潮》的创办为标志，现代派崛起于香港，刘以鬯、李维陵、卢因、昆南、西西、也斯、辛其氏等，为其代表作家。《酒徒》、《荆棘集》、《佩枪的基督》、《地的门》、《我城》、《剪纸》、《红格子酒铺》等，即为第一批现代派作品。近年崛起的黄碧云、董启章、罗

贵祥、余非等，则是现代派新秀。现代派强调开掘“内宇宙”，即充分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强调用“心理独白”、“意识流”、“时空交错”、“意象”、“象征”等艺术手段，淋漓尽致地表现人物心理，如性心理、变态心理、变态性心理等，在世界文学史上卓有贡献，产生了不少名作和大家。香港现代派起步较晚，如何为现代派这个“百年老店”增光添彩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

4. 新武侠小说派。武侠小说历来有侠客派和剑仙派之别。侠客派的创作方法接近积极浪漫主义，而剑仙派则是消极浪漫主义和魔幻主义的结合。梁羽生、金庸的武侠小说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们充分利用了现代科技（声、光、化、电），也努力学习运用了纯文学的写作技巧，有别于旧武侠小说，故称新武侠小说派。香港撰写武侠小说的作者很多，较著名者即有顾鸿、周石、上官牧、马一介、倪匡、黄霑、吴羊璧等，但成就及影响皆不如金庸、梁羽生。后起的古龙（台湾）、温瑞安则又有新发展。由香港移居加拿大的女作家冯湘湘，则在异域开辟了武侠小说的新天地。

5. 新言情小说派，即新鸳鸯蝴蝶派。作品多写三角、四角、多角恋爱，缠绵悱恻，卿卿我我。代表作家为亦舒、严沁、岑凯伦、梁凤仪、西茜凰、张小娴等。在这些言情小说家中，梁凤仪努力用言情套路写商场风云，应该说是有意义的尝试。

6. 科幻小说派。顾名思义，乃以小说形式写科学幻想，在世界文学中亦有百年历史。中国文学史上的《封神演义》等，可谓“不自觉状态”的科幻小说（夹杂很多封建观念之下的仙魔鬼怪）。香港科幻小说的代表作家为倪匡（卫斯理），作品不下百部，其想象之丰富、奇特、诡谲，较金庸之武侠似犹过之。

香港科幻作家之多亦不亚于武侠，较为突出的有宇无名（麦继安）等。洛枫、周蜜蜜等女作家也写了大量科幻小说。

7. 都市奇情派。20世纪三四十代，港岛即盛行“社会传奇”小说，代表作家有杰克（黄天石）、望云（张吻冰）、平可（岑卓云）等。它们其实是鸳鸯蝴蝶派中的“社会人情”小说的一个分支。但“社会人情”小说不应划入鸳鸯蝴蝶派，港岛的这些“社会传奇”小说也不应归入“新言情派”，而应独立为“都市奇情派”。此派在港岛亦人多势众，可惜有影响的作品不多，故不为人所重。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林荫、吴敬子、沈西城等作品渐多，有一定的影响力，特别是林荫的《九龙城寨烟云》等作品，深得文坛好评。

8. 偷破、推理、猎奇派。在港岛亦深具传统，但往往和“黑幕小说”纠缠不清，成就不大。

近年崛起的郑炳南、青谷彦等，努力使侦察、破案等与复杂的社会生活乃至政治风云紧密结合，让人耳目一新，使侦破小说有了新突破。

9. 魔幻派。中国古代即有《西游记》、《封神榜》等魔幻小说，明清小说中，也有《聊斋志异》等书中的大量鬼狐故事。20世纪60年代以来，拉美国家流行“魔幻现实主义”，产生巨著《百年孤独》（马尔克斯）等。香港的魔幻小说直接受拉美作家影响，西西的《我城》、《飞毯》，也斯的《剪纸》、《李大婶的袋表》等，便是较早出现的带有魔幻色彩的作品。现在，魔幻手法已被广泛应用，魔幻现实主义也已蔚然成风。

众所周知，风格流派都是相对的，各种风格流派之间的融会贯通才是文学史上的普遍规律。比如，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二者不仅不是对立的，往往还是密不可分的。包括“二徐”在内，在创作浪漫主义小说的同时，也写了不少现实主义作品。这种状况，在香港的另一些小说家那里也屡见不鲜。也有一些基本属于现实主义范畴的作家，写出了另外一些浪漫主义作品。有的甚至在现实主义作品中，出现了一些浪漫主义的情节，反之亦然。这些复杂的状况，要求人们力避简单化，尽力做出符合作家作品实际状况的科学分析。

## 目 录

序	刘以鬯	(1)
绪论 香港小说的风格与流派		(3)
第一章 20世纪下半叶的香港小说景观		(1)
第一节 “四世同堂”和异军突起		(1)
第二节 空前繁荣的文化市场		(4)
第三节 大众消费文学盛极一时		(4)
第二章 社会写实派小说的新进展（一）		(6)
第一节 侣伦的小说新作		(6)
第二节 舒巷城的小说新作		(9)
第三节 夏易的小说新作		(14)
第四节 金依的小说新作		(17)
第五节 海辛的小说新作		(22)
第三章 社会写实派小说的新进展（二）		(26)
第一节 阮朗的社会写实小说		(26)
第二节 王敬羲的小说创作		(32)
第三节 三苏《目睹香港二十年怪现状》及其他社会写实小说		(39)
第四节 张君默与青年写实派		(43)
第四章 “新移民”作家群的小说创作（一）		(47)
第一节 “新移民”作家群的早期创作		(47)
第二节 陶然		(50)
第三节 东瑞与白洛		(59)
第四节 颜纯钩		(64)
第五节 巴桐与温绍贤		(71)
第六节 王尚政及其他男性小说家		(77)
第五章 “新移民”作家群的小说创作（二）		(84)

第一节	王璞	(84)
第二节	陈娟与杨明显	(87)
第三节	金东方与周蜜蜜	(90)
第四节	夏婕与宋诒瑞	(93)
第五节	兰心与韦娅	(95)
第六节	青谷彦等女性作家	(97)
第七节	陈若曦《尹县长》及其他“文化大革命”小说	(99)
<b>第六章</b>	<b>浪漫主义万花筒（一）</b>	(105)
第一节	徐汎、徐速与慕容羽军	(105)
第二节	易金《遗失的人》和蒋芸《人填歌·歌填人》	(109)
第三节	张君默的“异象系列”	(113)
第四节	黄崖《圣洁门》和陈赞一的宗教小说	(116)
<b>第七章</b>	<b>浪漫主义万花筒（二）</b>	(119)
第一节	新武侠小说泰斗梁羽生	(119)
第二节	新武侠小说泰斗金庸	(127)
第三节	新新派武侠小说家温瑞安	(138)
第四节	倪匡的科幻小说	(145)
第五节	林荫与“社会奇情小说”	(150)
<b>第八章</b>	<b>现代派的鼎盛（一）</b>	(153)
第一节	刘以鬯的“实验小说”新品	(153)
第二节	《佩枪的基督》与青年作家群	(157)
第三节	昆南	(159)
第四节	西西	(160)
第五节	也斯	(168)
第六节	吴煦斌与青年女作家群	(173)
<b>第九章</b>	<b>现代派的鼎盛（二）</b>	(180)
第一节	辛其氏	(180)
第二节	黄碧云与余非	(182)
第三节	罗贵祥与董启章	(185)
<b>第十章</b>	<b>亦舒及言情小说系列</b>	(189)
第一节	亦舒	(189)
第二节	从严沁到张小娴	(194)
第三节	梁凤仪的“财经言情系列”	(201)

<b>第十一章</b>	<b>儿童小说的丰收与光华</b>	(206)
第一节	黄庆云和香港儿童文学的优良传统	(206)
第二节	何紫和儿童小说四十家	(208)
<b>第十二章</b>	<b>交流、融汇：香港小说多声部（一）</b>	(217)
第一节	港台两栖作家施叔青	(217)
第二节	蓬草	(221)
第三节	绿骑士	(225)
第四节	梁荔玲与李洛霞	(229)
第五节	李碧华	(232)
第六节	才女作家叶媚娜、钟晓阳、草雪	(234)
<b>第十三章</b>	<b>交流、融汇：香港小说多声部（二）</b>	(241)
第一节	“教授小说家”梁锡华	(241)
第二节	柯振中	(248)
第三节	陈浩泉的“香港三书”	(250)
第四节	钟毓材与“淘金梦土三部曲”	(256)
第五节	钟伟民、王良和等诗人小说家	(259)
<b>第十四章</b>	<b>交流、融汇：香港小说多声部（三）</b>	(267)
第一节	“回归小说”《狂城乱马》及其他	(267)
第二节	“天地图书公司”的几部获奖长篇	(274)
第三节	郑炳南和《香港风云》	(278)
第四节	吴正的《上海人》与《立交人生》	(283)
<b>附录：</b>	<b>简论香港新生代的小说创作</b>	(288)
<b>后记</b>		(294)

# 第一章 20世纪下半叶的香港小说景观

20世纪50年代之后，香港经济逐渐起飞，“东方之珠”更加光辉灿烂，香港小说乃至整个香港文学也有了巨大发展，出现了香港小说史上的第一个繁荣期。

## 第一节 “四世同堂”和异军突起

20世纪60年代之初，以侣伦、平可等为代表的本土老作家，以叶灵凤、刘以鬯、曹聚仁、徐𬣙、徐速等为代表的南来老作家，都进入了创作成熟期，宝刀不老，新作不断。以舒巷城、海辛、金依等为代表的第二代本土作家正值盛年，已成为香港小说界的中坚力量。而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如张君默、也斯、西西、亦舒、林荫、柯振中、蓬草、绿骑士等，也迅速走出了习作阶段，成长为香港小说的朝气蓬勃的新生代。这种“三代同堂”的局面，为香港小说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内地“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后期，政策松动，大批归国华侨走出国门，另谋生路。于是，整个20世纪70年代，香港成了这批“新移民”的第一站，有不少人在港岛定居了。这些定居者，有些有较高文化素养，也从事过时间不等的文化、教育、文学、艺术等方面的工作。抵港后，他们便先后走上了小说创作道路，加入了“三代同堂”的创作队伍，成了一支可贵的生力军。陶然、东瑞、白洛、巴桐、汉闻、陈娟、王璞、周蜜蜜、颜纯钧、温绍贤、寒山碧、王尚政等，便是这批“新移民”作家的突出代表。

20世纪80年代初，虽然徐𬣙、司马长风、阮朗、徐速、三苏、南宫搏、黄天石、黄思骋等老一代小说家先后不幸离世，黄崖、沙千梦等移居海外，但就整个20世纪八九十年代来看，老一代小说家队伍尚算齐整，侣伦、刘以鬯、李辉英、舒巷城、海辛、夏易、杨柳风、金依、艺莎、萧铜、吴羊璧等老一代

小说家仍活跃在文艺舞台上，不断有新作发表。“庾信文章老更成”，这批识途老马以及他们的新作，成了香港文坛的宝贵财富。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生，六七十年代崭露头角的第三代香港作家，诸如张君默、林荫、西西、昆南、蓬草、绿骑士、谢雨凝、也斯、吴煦斌、亦舒、江诗侣、朱韵成、陈炳藻、沈西城、吴敬子、钟玲、钟玲玲、梁凤仪、郑炳南、陈浩泉、柯振中、钟毓材等，20世纪八九十年代则成长为文坛中坚力量，他们的小说作品，开辟了香港小说的新阶段。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七八十年代崭露头角的第四代香港作家，诸如辛其氏、叶辉、李洛霞、李碧华、陈惠英、陈宝珍、梁荔玲、西茜凰、黄碧云、余非、钟伟民、麦积安、罗贵祥、钟晓阳、董启章、叶媚娜、潘明珠等，八九十年代之交相继进入创作旺盛期，揭开了香港小说的新篇章。“三代同堂”发展为“四世同堂”。

大量“新移民”作家的迅速融入香港并茁壮成长，大大充实、壮大了香港小说界“四世同堂”的创作队伍，使香港小说锦上添花。

“文化大革命”后移民香港的“新移民”作家，本身即有老中青之别。年龄居长的王尚政，1923年出生于菲律宾，20世纪40年代即曾在港从事进步文化活动，1979年再度由内地返港，他理应属于舒巷城、海辛、金依等同辈的第二代香港作家。再如温绍贤，1934年生于香港，后回内地读书、就业，1978年再返香港，他也可以说是不折不扣的第三代香港作家。其他大量的“新移民”作家，如陶然、东瑞、陈娟、汉闻、白洛、巴桐、颜纯钩、王璞、周蜜蜜、周治瑞、陈少华等，大多相当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出生的第三代或第四代香港作家，而最年轻的几位，如兰心、韦娅、郑贞等，则是典型的第四代作家了。

陆续移民香港的并非只有内地青年或内地作家，由台湾来港的严沁、蒋芸、施叔青，由东南亚来港的骆宾路、温瑞安、方娥真等，也理应包括在“新移民”作家群内。这样一来，四世同堂的香港作家队伍就更加浩浩荡荡了。

在由内地移民至港的作家中，原本就是作家的很少，像王尚政那样的更是凤毛麟角。大多是热爱文艺的青年，至多是发表过一点习作的青年习作者。对此，陶然有一段生动的描述：

我首次投稿将短篇小说《冬夜》和散文《雪》分别寄给香港《周末报》和《海洋文艺》，那是在1974年的春天吧。

从那一天起，我便开始了焦急的期待……一直到短篇与散文居然都给

刊了出来，虽然原题也都给编者改动了，但心中的快乐却没有减退半分。……假如这次投稿失败，我恐怕不会再继续写下去……但即使走到今天这样的地步，也并不证明我有文学创作上的才能，只是因为考大学以第一志愿考上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对于文学自然有一种爱好，而且，学的是文学，又没有其他本事，不学写作又能做什么？<sup>①</sup>

除去谦虚的成分，这段话应该说很真实。陶然的创作道路是从香港开始的。其实，这也正是大多数内地移港作家的情况。值得人们深思的是：为什么香港而不是内地成了这些“新移民”作家成长的温床？

不消说，香港报纸、杂志的空前繁荣，自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条件。没有发表空间，天才再多也难以施展。然而，除此之外，也还有另一个更为重要的条件，那就是有一个思想自由翱翔的广阔天空。内地“文化大革命”十年间，曾经出现过“八亿人民八个样板戏”的萧条景象。是内地乏人？不是。老、中、青作家多的是。但是，能有“幸”创作“样板戏”的有几人？像陶然等人那样移港不久便成长为青年作家的“新移民”，其文学基础都是在内地奠定的。但在内地，他们几乎一个字也写不出来。只有抵港后，在“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思想自由境界中，他们的文学创作潜能才得到了充分发挥，才迅速写出了让人瞩目的文学作品。同样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改革开放，废除了极“左”错误的禁锢，内地像刘心武、高晓声、梁晓声、陈建功、莫言、王朔等青年作家，也才像雨后春笋般涌现了出来。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陆续抵港后，“新移民”作家也大都有一个陆续融入香港社会的过程。如前所述，一开始很难煮字疗饥，他们首先要立足，要谋生。为此，他们大都付出了巨大代价。而在此过程中，他们才逐渐适应了香港，也才逐渐对香港的人情世态、社会现实有了一步一步的了解。这个逐步融入的过程，也正是他们在创作上逐步成长的过程。至80年代中后期，亦即大约十年之后，“新移民”作家完全融入了香港，成了地地道道的香港作家，“新移民”作家一词也就仅仅成为文学史上的概念了。

对于台湾、东南亚移港的几位作家而言，他们的融入香港相对容易一些。因为台、港、东南亚社会性质接近，“生活关”好过；而在经济上，他们也大多不像内地移港者那么困顿，不需要为求生而拼搏，有的经济上则属上层，相当富裕。这些，也对他们的文学创作产生了这样那样的不同影响。

---

<sup>①</sup> 《陶然小传》，收入陶然《陶然中短篇小说选》，香港作家出版社，1997年4月版。

## 第二节 空前繁荣的文化市场

20世纪50年代，美国驻港新闻处为了政治需要，设立亚洲基金会，创办人人出版社、友联出版社、亚洲出版社等出版机构，创刊《人人文学》、《今日世界》、《祖国》、《大学生活》、《亚洲画报》、《儿童乐园》、《中国学生周报》等报刊，其中，《中国学生周报》等一直延续至六七十年代，成为青年习作者的重要园地。新中国支持的报刊则有《青年乐园》、《小朋友》、《良友杂志》、《文艺世纪》、《文汇报》、《大公报》、《新晚报》等。其中的有些报刊，如《文汇报》、《大公报》、《新晚报》等也一直延续了下来。广州迁港、个人筹资、由卢森主编的《文坛》等，也时断时续地延续了下来。

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新创刊的报纸杂志更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成为一道壮丽的文化景观。据黄继持、卢玮銮、郑树森三位教授的《香港文学大事年表（1948—1969）》（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文化研究丛书）统计，自1950年至1969年，近十年间，香港共出版报纸、杂志110多种，其中，纯粹的文学杂志有《文艺新潮》、《文艺世纪》、《南洋文艺》、《海洋文艺》、《人人文学》、《当代文艺》等，一些综合性杂志也大都辟有文学篇幅，特别一些大型报纸的文艺副刊，如《香港时报》的“浅水湾”（后改“大会堂”）、《星岛日报》的“星辰”、《新生报》的“文海”、《华侨日报》的“西洋文艺”、《明报》的“武侠与历史”等，更成了青年创作者的重要园地。虽然不少刊物旋生旋灭，寿命不长，但可贵的是香火不断。其中，也不乏坚持一二十年的文艺报刊，如《当代文艺》、《文艺世纪》、《文汇报》、《大公报》、《中国学生周报》等，它们为繁荣文艺创作、培养青年作家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 第三节 大众消费文学盛极一时

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是香港大众消费文学的黄金时代，伴随着大众消费影视作品的大发展、大繁荣，大众消费文学也出现了大发展、大繁荣。其中，特别以亦舒为代表的言情小说派，作家辈出，作品众多，而且派内有

派，风格多样，成为一道靓丽的文学风景。

武侠小说方面，虽然金、梁相继“封刀”，但并非后继无人，黄霑、温瑞安、冯湘湘等都写了不少。尤其温瑞安，俨然是金梁之后的新一代“大侠”了。

科幻小说方面，倪匡并未封刀，而后起之秀麦继安（宇无名）等又快步赶了上来。

不必讳言，大多数大众消费文学立足于赚取稿费和为人们提供茶余酒后的消遣，自我模仿、相互模仿、粗制滥造的现象比较严重，文学精品不多。有些作品甚至堕入了黄色下流，成了香港文学中的“三级片”。这类作品的泛滥成灾，也就成了香港文学的重大隐忧。

## 第二章 社会写实派小说的新进展(一)

### 第一节  倡伦的小说新作

20世纪50年代后期，倡伦的主要精力转向了经营通讯社方面，小说创作进入收缩阶段。1957年之后，他仅出版了三部小说，即：《不再来的春天》<sup>①</sup>、《爱名誉的人》<sup>②</sup>和《阿美的奇遇》<sup>③</sup>。作品虽然不多，但却依然保持了自己的水准和风格。

表现和同情下层人民的痛苦，揭露和鞭挞为富不仁者的卑劣，这是倡伦小说的基本主题，这在他的后期小说中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得到了加强。《阿美的奇遇》、《爱名誉的人》、《穷亲戚》、《结婚进行曲》等都有力说明了这一点。《阿美的奇遇》中的阿美，是一个刚刚十八岁的小姑娘，因为要挣钱给母亲治病，从新界到港岛来做女佣。然而，主人老爷却用一百元的“打赏”将她强奸了。而刚刚回到家中的少爷威廉又几乎奸污了她。正当她对自己的不幸哭诉无门时，老爷的少奶奶（第四个姨太太，实际上也是少爷的姘妇）便毫不讲理地将她辞退了。小说只有四个人物：三主一仆。而三个主人一个比一个丑恶、下流，只有不幸的阿美美丽、可爱，但她承受的却是三个主人的欺辱！然而，比起《爱名誉的人》中被诬陷偷窃而愤恨跳楼自杀的周敬祥来，阿美的不幸又不足道哉了。和《阿美的奇遇》三主一仆正相反，《爱名誉的人》是一主三仆。主人陆师奶是一个阴狠残忍的寡妇，平素吃斋念佛，似乎很慈善，但对仆人却

① 香港伟青书店，1957年初版。

② 香港上海书局，1960年初版。

③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4年初版。共收小说十一篇，大都系旧作。